



諸子彙函



門 97
號 3
卷

諸子彙函卷之二

崑山 歸有光 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 文起 叅訂

老子

姓李名耳字伯陽號曰聃楚苦縣人
事周為藏室吏孔子嘗問禮焉周衰西游將出
散關關令尹喜強為著書乃著道德五千言

○○○體道

道可道 謂經術政 非常道 非自然長生之道也

無事安民含光藏暉 名可名 謂富貴尊榮 非常

歸震川曰清淨
經云大道無形
運行日月大道
無名長春萬物

諸子彙函

卷二

老子 一得道

吾不知其名強
名曰道即此道
也

名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愛如嬰兒之未言

昭昭外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

吐氣布化出于虛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

陰陽有柔剛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有形位

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常無

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常有欲

以觀其微微即邊微之微究竟之謂言此兩者

同出而異名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

無欲者常存名同謂之玄玄天也言有欲之人

有欲者以身也與無欲之人同受氣

於玄之又玄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汚辱則

上言有無言有無
似非擬議矣

淫也衆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

之門戶也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

林慮齋曰此章居一書之首一書之大旨皆

具於此人多只就天地上說不知老子之意

正要就心上理會此兼看方得此書之全

意

〇〇養身

老子

陸平泉曰夢虫之食苦也蜚蜮之轉也而天下之其典芳臭

可廢矣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美不知非美之為美也何也以美惡無常是也

歸震川曰每用結句一髮于鈞

諸子彙編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自揚已美使顯彰也

斯惡已

有危皆

知善之為善

有功名也

斯不善已

人所爭也

故有無相生

見有而難易相成

為難而易也

長短相形

為長而短也

高下相傾

見高而下也

音聲相和

上唱下和也

前後相隨

行上

下必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

治也

行不言之教

以道也

以師萬物作焉

導之也

而不辭

不辭謝

生而不

有

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恃

道所施為不功

功成而弗

居

居

居功成事就退

夫惟弗居

夫惟功成是以

是以不去

居

卷二

老子

養身

福德常在不去其身也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
不可知即上六句有高下長短若開一源下生
百端百端之
變無不動亂

林慮齋曰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美善不同
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
善矣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
不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爲而爲以不言而言
成功而不居如天地之生萬物何嘗恃之以
爲能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即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古聖人皆然何特

老子但老子說得太刻苦所以近于異端末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
善喪厥善便是此意

夫道不欲盈以不為人守故其利溥矣

〇〇〇能為

老子

羅近溪曰此章言存神守氣之妙

王陽明曰抱一

句意亦甚隱正

更入自參自悟

下數句皆設問

之語若曰抱一

能無離乎數句

皆然

載營鬼

營鬼鬼鬼也人載鬼鬼鬼之上得以生當

在肺美酒其肴腐人肝肺故竟抱一能無離人言

靜志道不亂鬼安得壽延年也抱一能無離人言

能抱一使不離于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

和之精氣也故曰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平人為心出為

行布施為德總名為一使不亂則能嬰兒兒能如嬰

專氣致柔形體能應之而柔順能嬰兒兒能如嬰

思慮外無政事滌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靜也

則精神不去也滌除玄覽心居玄冥之處覽知

萬事故謂能無疵能無疵病乎愛民治國者愛

之玄覽也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

氣則身全治國能無知耳聞也治國者布施惠

者愛民則國安能無知耳聞也治國者布施惠

林慮至曰天門
即天地門自然
之理也此亦借
造物以為喻

德無令

天門開闔

天門謂北極

紫微宮開闔

謂

孔開謂喘息

能無雌

弱治身當如雌牝

安靜柔

明

白四達

言達明白如日月四通

滿于天下

彰布之

極

于十方煥

能無知

無有能知道

生之畜之

萬物

煥煌煌也

無知

滿于天下

生之畜之

萬物

生而有不有

道生萬物

為而不恃

道所施為

萬物

長而不宰

宰割以為器用

是謂玄德

言道行

不可得見

欲

得人知道也

玄德

林慮齋曰此章之意大抵主于無為而為

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魂

魂

魂

而不以鬼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鬼載神則着

迹矣老子只是能實而虛能有無而無則為

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

王龍谿曰道心惟微微者心之體其功謂之

不睹不聞其至謂之無聲無臭精者精此也

一者一此也雖天地不能使之著雖聖人不

能使之著是謂玄德

楊碧川曰善貴愛其身者雖以天下之不足為易吾之身也

下者則可寄於天下言人君貴其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者則可寄立不可以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言人能愛其身非為已也乃欲為萬民之父母以此得為天下主者乃可以託其身于萬民之土長無

羅近溪曰此篇首先提兩句下面却解何謂者不足言也以得失為驚動即是患得患失也未寄托二字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兩何謂自有兩意乃古文之妙處

○○為士

老子

古之善為士者謂得道之君也微妙玄通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深不可識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此一反聽若聾莫知所長

陳子淵曰豫兮為之難也猶兮謹慎也儼兮矜莊也渙兮通解也敦兮內美也

若冰之將釋渙者解散釋者消亡敦兮其若谷敦者大谷者寬若水之可載水者守舉真濁者若土之不可勝土者守舉真濁者若谷之不可勝谷者守舉真濁者若土之不可勝土者守舉真濁者

陸子淵曰濁而
能清安而能生
清其體濁其用
也若此者中常
虛而不溢不變
不易百年一日
矣

同不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道者不欲盈保此徐生之道徐徐以長生也保此
不新成夫唯不欲盈滿之人能守藏不為新
陶主敬曰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于微可謂
深于道矣豫兮以下乃是形容自是精到孰
能二句是不清不濁不動不靜保此道其中
常虛但兄故而不新此便是章旨為道之大
成

絕學

老子

王敬所曰莊子
稱其人皆取先
已獨取後受
天下之有人皆
取安已獨取虛
無藏也故有餘
得此解矣

絕學不真無憂除浮華則唯之與阿相去
幾何何疾時惡忠直用邪佞也人之所畏不可不
善者何疾時惡忠直用邪佞也人之所畏不可不
畏人謂道人也人所畏者畏不絕學荒兮其未
央哉或言世俗人荒亂欲眾人熙熙多情欲也
如享太牢具如飢思太牢之如登春臺春陰陽交
動登臺觀之我獨怕兮其未兆我獨怕然安詳
意也淫淫然我獨怕兮其未兆我獨怕然安詳
兆也怕如嬰兒未孩如小兒未能乘乘兮若無
音拍如嬰兒未孩如小兒未能乘乘兮若無

教清江曰以上言我之所以異于衆人也

教清江曰此言此其所以異于人也

教清江曰此即知我者希也

所我獨若遺

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

我愚人之也哉

不與

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也

沌沌兮

無所分別也俗人曰沌一作純純也

俗人曰

昭明也

我獨若昏

如闇昧也

俗人察察

且疾也

我獨

悶悶

所割無

忽兮若海

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漂

流莫知其無

兮若無止

我獨漂漂若飛若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

衆人皆有以

爲也而我獨頑無爲似鄙不逮也

爲也

而我獨頑

我獨似鄙不逮也

我獨異於人

我獨與

而貴食母

我獨貴用道也

我獨貴用道也

我獨貴用道也

曹含齋曰此篇只是求歸于大道之本然

等字義不可與儒書同論

象玄

老子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謂道無形混沌而成寂兮

寥兮獨立而不改

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

周行而不殆

道通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

以爲天下母

道育養萬物精

曰道

我不知其名字之

之名曰大

羅而無外無不包者高而無上

逝

其爲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

乎無窮布氣天

遠曰反乃復在人身上也

地無所不通也

故道大

老子集注

卷二

老子

象玄

杯膚益曰反者復歸于根也

天發生之助道化也大道虛無清靜而常無爲因自然也

鮮若米口地產萬物而王者救養之效坤德也

大履萬物而地容載之承天施也道母萬物而

王鳳洲曰人居
大地之間但知
相王之為大而
知王之上其
有三焉

天大地大王亦大道大者包羅諸天地無所不
大者無所不載也王域中有四大王也凡有大
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
謂之為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
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中也天地王皆而王
在乎無稱之內也故曰域中有四大者而王
居其一焉
居其一之中有四大王人法地地人當法
柔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井地法天不天湛泊
永勞而不怨也有功而不制也地法天不動施
而不求報生長天法道道清靜不言陰行道法
萬物無所收取
自然道性自然
自然無所法也

楊升菴曰此章形容一道字人知王之為太

而不知王之上
有地地之上
有天天之上
有
道道之妙曰自然道之名曰大曰逝曰遠曰
反總謂之道一之大亦大千道而已用字用
句自是異端別鼓舞成文耳

天地之間也者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實動而靜廣而不隘深而不淺高而不下遠而不迤其大也無外其小也無內其高也無下其深也無底其廣也無左其遠也無右此之謂道也

老子曰天地之間其大也無外其小也無內其高也無下其深也無底其廣也無左其遠也無右此之謂道也

老子曰天地之間其大也無外其小也無內其高也無下其深也無底其廣也無左其遠也無右此之謂道也

老子曰天地之間其大也無外其小也無內其高也無下其深也無底其廣也無左其遠也無右此之謂道也

○○○巧用

老子

善行無轍跡善行道者求之于身不出門故無轍跡善言無瑕善言謂無瑕則守一不移則守一不移所計不多善計不用籌策善計不用籌策善以道則不用籌策則不用籌策善以道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是以聖人常善救人無棄人無棄人故無棄物故無棄物故善人者不故善人者不

老子曰天地之間其大也無外其小也無內其高也無下其深也無底其廣也無左其遠也無右此之謂道也

老子曰天地之間其大也無外其小也無內其高也無下其深也無底其廣也無左其遠也無右此之謂道也

老子曰天地之間其大也無外其小也無內其高也無下其深也無底其廣也無左其遠也無右此之謂道也

善人之師人之行善者聖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猶不貴其師獨無不愛教導使為善得以給用也其資無所雖智大迷此雖自以為為智言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

楊升菴曰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皆譬喻無心自然之意賢愚不棄善不善兼收乃是道襲明即莊子所謂滑疑之耀也善人兩句又發明上句無弃人無弃物之意

〇〇〇反朴

老子

守雌不求雄
知白守黑不榮
無惜也知字
有能為而不為
之意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人以喻尊雌以喻卑守之以卑如是以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谿也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復歸於嬰兒常復歸志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喻昭昭明明白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則為天下式常德不忒人能為天下法則德常在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德常在於已不復差復歸於無極德不差忒則長生久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汗濁如是

歸震川曰伏歸谷德乃復歸於朴復當歸身于質朴散則為器以至於無名萬物之朴散則為器用也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聖人升用則為百官之元長也故大制不割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割治身則以天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

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也為天下谷常德乃足足止也人谷德乃復歸於朴復當歸身于質朴散則為器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聖人升用則為百官之元長也故大制不割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割治身則以天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
陶蘭亭曰三段首三知字有可為而不敢為之意太朴散而後有器器形而下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職履職載亦聽命于

我是謂官於物者之長也未句亦無為而為自然然而意

而康節曰此章
喻物尤爲弼四
是震腎之盛德
陽武之用心取
大小第一義

老子

不祥喜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上

○佳猶物或惡之二六動則有所害故故有道之

不處有不處道之其國人君子居則貴左貴尋用兵則貴

右。貴剛強也。此言六道與兵者不祥之器。兵業

善之非君子之器也。君子所不得已而用之。遭

衰逆亂禍欲加萬
民乃用之以守
上
不貪土地
利人財寶
勝而不

美雖得勝而不而美之者是樂殺人美得勝是爲喜樂

殺人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莊兵

一

江表度曰大意
言人之處世有
心于求勝者皆
力而不為吉

君而樂殺人此不可使志于天
下為人主必不制人命妄行刑誅
凶事尚右殺陰道將軍居左殺陽道
上將軍居右上將軍尊而居右
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傷
德薄不能以道化也勝以喪禮處之
人而害無辜之民勝以喪禮處之
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
不得已故悲痛之

林虞齋曰此篇全是以兵為喻當時戰爭月
勝故以此戒之

○○○論德

老子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
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是以有德言其德合于
行民得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
者其德可見是以無德及其身故上德無為
其言可稱也無以上仁為之上仁謂行仁
也故言上仁也而無以上仁為之上仁謂行仁
為之者為仁也而無以上仁為之上仁謂行仁
為義以而有以為上仁為之上仁謂行仁
為義以而有以為上仁為之上仁謂行仁

老子曰此皆
言上古之純柱
生中之虛偽愈
起愈下非尚仁
義禮之本如是
也皆憤世之詞

歸宸用曰以衰
世論之則斯言
未過
李西涯曰老子
之言仁義禮其
字義皆與孔孟
不同就其書而
求其意可也

之謂上禮之君其德無上故言上而莫之應言
禮為之者言為制度序威儀而莫之應言
華盛實衰飾偽煩多則攘臂而仍之言語多不
動則離道不可應也則攘臂而仍之言語多不
忿爭故攘臂而後德言道衰而失德而後
仁言德衰而失仁而後義言仁衰而失義而後
禮言義衰則施夫禮者忠信之薄言禮廢本治
禮聘行玉帛禮者成質而貴文故正前識者道
之華不知而言知為前識此而愚之始言前識
間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也處其厚者處身于
倡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也處其厚者處身于
敦不居其薄為世頃亂也處其實也信也
林

華言也故去彼取此此厚實也

王鳳洲曰無德上德下德只前篇太土其次
之論老子之學以禮為強世先以仁義抑揚
之而後及于禮則禮愈下矣為之而莫之應
只是形容強民之意耳老子生於周末見子
產之博物季札之多聞孔子之多能孟僖子
之學禮皆當世之所尚故憤疾而為此言云

王鳳洲曰老子之道平弱謙退之然退二然如不清潔等下主之所笑也

〇〇聞道

老子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若竭力而行之。中士聞道。中士聞道。治身以常存。治國以太平。若存若亡。中士聞道。治身以常存。治國以太平。欲而復下。下士聞道。大笑之。下士聞道。大笑之。柔弱者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不笑不足以為道。質朴謂之鄙。不笑不足以為道。不為下士所笑。故建言有之。故建言有之。有道當如下句。明道若昧。明道若昧。人若聞。昧無進道若退。昧無進道若退。進取道者。夷道若類。夷道若類。夷平也。大。自別殊若土。德若谷。自別殊若土。德若谷。上德之人若深。大白若辱。大白若辱。多北類也。土德若谷。谷不恥垢濁也。大德若不足。大德若不足。德行廣大之人。建。大德若不足。大德若不足。德行廣大之人。建。汗辱不自彰。顯廣德若不足。汗辱不自彰。顯廣德若不足。若愚類不足也。

楊月脩曰子實
解曰巨木也求
尺寸之林必後
于林故曰大
器晚成龍吟虎
聲也向類
舌之威必下于
驚蟄故曰大音
希聲

德若偷建設道德之人若質真若渝質朴之人
不測可卒成也大方無隅無委曲廉隅大器晚成大器若九
無形大音希聲動喻常愛氣希言也道善貸且成成就也言道善稟貸
何叔丘曰上士言聞而必信中士且信且疑
以為有又以為無及最下者之笑方見吾道
之高乃援立言數語或具構實或是譬喻其
意皆主于能虛能無而已

○○○正治

老子

案前九曰奇正
二句是客以遊
事取天下何是
主

以正治國以至也大使正身以奇用兵奇詐也
為之人使用兵也以無事取天下以無事無為之人吾
何以知其然哉此今也老子言我何以知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留防禁也今煩則好生禁
多則下詐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也民
相始故貧千目聽者惑于耳上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人謂
下不親故國家昏亂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謂刻畫宮觀彫琢服章
奇物滋起下則化土飾金鏤玉文繡綵色日以
滋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

胡雅至曰此机
心既勝机事愈
生

早不害曰實日
純白二豎不生

羣一峰曰四句
明文定公服其
爲三論

政悶悶其民醇醇是矣

老子

情欲禍患未有

禍亂未動于朝情欲未見于色如脆弱易除破其

爲之於未有
欲有所爲當
於未有萌芽

治身治國于未亂之時當預閉其門也合抱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累至高

從近有爲于事爲者敗之廢于自然至遠

執者失之
執和遇患執道
全身堅持不得

敗聖人不爲華文不爲色
利不爲殘賊無故壞敗

守微

汚義仍曰凡此以工皆言學道者必知幾此幾字有精有粗如十三之一亦幾也無始之始亦幾也自然之然亦幾也至于為至于執則皆有道矣一陸真山曰補字下得妙

無執故無失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民無所執藏故無所失于人也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從為也民人為事常好名奢泰盈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終當如始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人欲人所不欲人欲彰顯聖人欲伏光人所不欲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朴人欲色聖人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賤石而貴玉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真也復眾人之所過實為華復之者使反本也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而不收為聖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為恐遠本也

洪實夫曰欲不欲以不欲為欲也學不學以不學為學也眾人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復之此所謂學不學也此章同慎警覺使躁人視之惕然

陰德謂曰逍遙
游者義取閑放
不拘適自得
也
虞震川曰無正
大也
揚用修曰莊子
乃以至小為至
大便是滑稽之
開端
王鳳洲曰鳥飛
下一怒字便是
奇特

莊子

名周蒙人也字子休嘗為漆園吏著書
十餘萬言皆寓言也大意旨歸老子

逍遙游第一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

當其分逍遙一也豈
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實吾所未詳也夫

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
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
曲與生說自不害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

其弘旨皆可略之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
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

李卓吾曰又形狀其面飛凡百字視下蒼然其是而却以視上蒼三比之又突入野馬等句此揮人法無端無端劉須溪曰生物以息相吹語最情雖植物之千枝葉皆感也不隨人觀物故曰有見

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庸心于其間。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夫翼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所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一去半歲樂然也。一飛半朝。搖榆枋而止。此此所野馬也。塵埃也。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此此野馬者。遊氣也。天之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者耳。野馬者。遊氣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

袁川曰野馬至也。至言積氣之厚

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鵬之自上海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天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風之積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天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

李卓吾曰風在下是。高却又先以水立喻無端無端

歸震川曰蜩蟬至悲乎言小不知大
焦漪園曰前幽笑字雖不同並極傲脫萬物之態

劉須溪曰畫蟲自志

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悶不通故耳蜩與鷺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榮願有餘矣故小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大雖殊道遙一也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則聚糧彌多故其翼之二蟲又何知二蟲謂鵬於小則積氣彌厚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此逍遙之大意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性性各

李豆吾曰忽又插入大小年無端

劉須溪曰因入千五而說及彭祖偶然偶然

有極皆如年知豈敢尚之所及哉自此以下至於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平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平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于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待也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

不亦悲乎夫幸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

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

相歧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

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

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于累累

絕則悲去悲去而性湯之問棘也是已棘湯之問

命不安者未之有也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

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

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

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

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

李卓吾曰此是

所託本文詞簡

而盡其便便

弄成前一版文

字奇幻变化

王鳳洲曰一事

兩絳寄

歸震川曰以上

明大小之分以

小形大非小大

各適其道也

王鳳洲曰善論

郭明龍曰此正

小大之辯榮子

未列子大而

不大

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

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故

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

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

之素既非跋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

以異故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

微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猶鳥之自而

宋榮子猶然笑之故有笑且舉世而譽之而不

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得也定乎內外之

分內外物而辯乎榮辱之竟榮已而斯已矣亦不

李卓吾曰斥鴳
比室官大鵬比
列子乃莊文本
旨大鵬培風而
徙列子御風而
行博挾括者六
月而息於然者
旬五日而反常
功成又乘天地
以下乃自道

過此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足於身故雖然猶有
未樹也。唯能自是耳未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
善也。泠然輕旬有五日而後反。苟有待焉則雖
以一時也。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耳非數數然行
而周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行期必有所待
也。唯無所不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總
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
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
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
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

歸震川曰以上
推到大人身上

歸震川曰日月
大而燭火小時

諸子彙函

卷二

莊子

逍遙遊

三

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
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
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
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
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
况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
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
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
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
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
况有待者。故曰至人無已。無已故順物而王矣。神人無
功。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
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
一。故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堯讓天
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

雨大而不淫

卒章吾曰不讓
不見堯不辭不
見許此言堯許
而後及神人

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
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
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
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
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
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
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
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
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
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于當塗。當塗者。自必於
有為之域。而不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
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
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

夫與物冥者

無所用天下為
君思不出其
位
歸震川曰以上
大人所樹

者子思與

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邪。
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
玄應。唯感之從。此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
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
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反之。自高實君之德也。
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于自守
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
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
之名。而無任。鷦鷯巢於深林。不足一枝。偃鼠飲
河。不過滿腹。性各有極。有足其極。歸休乎。君子
無所用天下為。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天懷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人
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于所受。帝堯許由
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

卷二

莊子

逍遙遊

三

李真者曰未說何言先形容起有影

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肩吾問於連叔
 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
 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此皆寄言耳夫神
 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
 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使謂
 足以縷紱其神矣豈知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
 以惟悴其神矣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
 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于視聽之表耳處子者
 不以外傷內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俱食五穀而獨為
 神人明神人者非

李真者曰此神人何言先形容起何用為焉

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
 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
 不信也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閒
 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
 雲斯乘矣無形而不待坐忘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
 自得雖澹然而不待坐忘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
 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
 凝則不疑者自得矣世皆齊連叔曰然瞽者無
 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連叔曰然瞽者無
 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
 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妙而以為狂而
 不信此知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謂此接輿之所
 之聾盲也

歸震川曰這幾句就是如今一般如響如響不信接與言也

所求但知之聾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漸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夫聖人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爲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爲事然後能平之人也物莫之傷夫安于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無信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已况溺熱之間哉故至入之不嬰乎禍難非辟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吉會

歸震川曰以上言大德之人

肯以物爲事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益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夫堯之無用章甫耳然遺大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嘗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述觀冥外內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彼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

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爲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窮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

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爲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哉。無窮。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呿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爲事。其藥能令手不拘。所故常漂絮於水中也。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

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泮澣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

樗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

歸震川曰以上言大以無用為用

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于罔罟今夫繫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天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夫小大之物苟大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以則物皆逍遙也王介甫曰此篇直述體大小二字乃其眼目鵬鵬大者鸞鳩斥鴳小者文字一頭二證一結奇崛不倫

楊用脩曰此篇雖名逍遙遊而未及逍遙之趣直認端倪得其所以遊者則此書無往非逍遙篇也

歸震川曰欲齊天下之物論必視諸未始有物之先

夫策生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嵐今乎有大樹焉無用何用之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則通乎其下不天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夫大小之物苟大其極則理均用得其所以則物皆適通也
此篇直述體大小二字乃其眼目
雖直欲識其迫以數皆限此書無封其
歸震川曰此篇雖公直而末又與此

歸震川曰欲齊天下之物論必視諸未始有物之先

李卓吾曰篇內云彼是莫得其耦今日似喪其耦便有意物忘我之意

○○齊物論第二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而彼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類成子游立待乎
歡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
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
死灰乎死灰槁木取其寂莫無情耳夫任自然而死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在天真而已又
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
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
心而自得吾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游
所不能二也常見隱几者而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未見若子綦也

劉須溪曰欲形
密物論之無情
從天地間得其
尤無根者曰風

知風所從起與
其所受則不齊
置承矢
韓非曰平為五
聲之長故曰唱
手唱者眾欲知
魚之今鳴也
劉須溪曰千古
一語照而前後
皆活
劉須溪曰調調
刀刀又箇中之
遠景形容之所
不盡也

唐荆川曰吹便
守是兩處小字

者子蒙國

卷二

莊子

齊物論

玉鳳洲曰善論
歸震川曰惟知
有大小故言有
大小

也。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不
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之類。會而共成一
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者非
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
然矣。自已而然。則謂之自然。然耳。非為也。故
以天言之。已而然。則謂之自然。然耳。非為也。故
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
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
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
出焉。此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物皆自得之耳。
天道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物皆自得之耳。
哉。此重明。大知。閑閑。小知。問問。此蓋知
天籟也。與接為構。日以心圓。綬綬者。害者密者。蓋
此蓋寤。與接為構。日以心圓。綬綬者。害者密者。蓋

唐荆川曰入是
非

羅勉道曰有二
五莫不美麗姚
曰可衣婦飾血
氣能度句法與
此同

交接。小恐。憊憊。大恐。綬綬。此蓋恐。其發若機括
之異。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衰殺日
止之異。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衰殺日
者。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而迷往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也。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其利患輕禍。陰結。喜奴
哀樂。慮歎。變熱。姚伏啓態。此蓋性情。樂出虛蒸
成菌。此蓋事變之異也。自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
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
形雖彌異。自然彌同也。

揚升卷曰此節從性情上認取耳宰猶聚聚之從天籟來也

歸震川曰豈說兼愛之意

王鳳洲曰齊形

其所時。日夜相代。伐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耳。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其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彼自然也。自然故自然。豈遠之哉。我之而不知其所為使。凡物云云。非相為使也。故任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萬情趣舍不同。有若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可行已信。已可得行也。而不見其形。以得行形。有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百骸九竅六藏。眩而存焉。付之自然。而吾誰與為親。直自汝皆悅。

劉須溪曰此數語甚明。本不須解。為他說此。似造物遂賈口類。

之乎。其有私乎。皆悅之。則是有所私也。有私則不為而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若皆私之。則志過矣。故知君臣土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分耳。未為不為哉。足以相治也。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其遞相為四支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其遞相為君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居下豈有遞哉。雖無其有真君存焉。在之而自錯于當。而必自當也。其有真君存焉。在之而自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卑賤。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昌。

揚升卷曰此節從形骸上認取。直君直宰直君。即象數之天籟。後章之天倪也。

歸震川曰賢愚局于墨愛

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一受其成形不忘以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待盡言物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羣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之所悲者亦可悲矣故也物各性然又何必物足悲哉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夫物情無極知足者鮮故得此不止而後已故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者無時可見也爾然不知所以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不哀邪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謂之不死奚益言其實與死同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

王鳳淵曰齊知慮

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于凡人所哀則此真哀之尤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于生不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人各自有師故人各自有師故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者與有焉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

劉須溪曰以知代為賢者猶以幾死為匠石

王鳳洲曰齊語音

昔至也。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能無故至。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以神禹人兩順之。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理無是非。而惑者以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夫言非吹也。言者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有言。各有所說。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我以為是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果有言邪。以為邪。然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以為無言邪。則其以有所定。其未嘗有言邪。據此已有言。其以為異於鰕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夫言與鰕音辯無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道惡乎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紛。莫知所定。道惡乎。

阿石實曰立論之音為破儒墨

楊升菴曰此方露出是非字齊物論者齊其儒墨之是非也

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焉不在言。真偽是非之道。惡乎往而不存。皆言惡乎存而不可。皆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夫小成榮華。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于榮華而止于實。當見于小成而滅于大全也。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是儒墨更相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非也。欲明無是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

詩子集自

王鳳洲曰齊物

楊升菴曰康節
先生謂二程曰
你說生薑樹上
結底也只得依
你此便是因是
之義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
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自彼則不見自
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
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夫物之偏
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
以爲是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于
是是亦因彼彼是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
相因而生者也
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因是
因非因非因是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
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
自謂生爲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
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
無不可故儒墨之辨吾所不能同也至于各冥

李卓吾曰即後
兩行意是非雙
泯故亦可是非
兩符
王鳳洲曰齊是
非

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也。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是亦彼也。我亦為彼，亦是也。彼亦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非於體中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而是復為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果定也。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于天下也，此居樞始得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此居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

卷之十

卷二

莊子

齊物論

王鳳洲曰齊名實

歸震川曰指喻物理須在物外乃明若見指于物造物亦洞然矣

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是亦一。
 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也。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
 無窮非亦一無窮也。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
 唯涉空得中者曠然。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
 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
 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
 也。萬物一馬也。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
 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彼指于我。
 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于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
 以非指還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
 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于自是則。
 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則天下無是則天下無非。
 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耶。是若果是則天下不。

陶石簪曰是因是非

歸震川曰巨細好即

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
 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淆亂。明此區區者各信。
 其偏見而同于二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
 以至人知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可乎。可。即謂之可。
 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可乎。可。即謂之可。
 同于自得而無是無非也。可乎。可。即謂之可。
 可乎。不可。即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無不物謂。
 之而然。無不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不然。物固有其所然。物固有其所可。各然其所然。無。
 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建與楹。厲與西施。
 恢恠慤怪。道通為一。夫建橫而楹縱。厲醜而西。
 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恠慤怪。各然其。
 所然。各可其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

林慮蓋曰以下
可已字粘上句
已字是蓋端詳

唐荆川曰分
成豈何可勝

此自來世

王鳳洲曰齊多
寡

本意言曰兩行
即通一通一即
論齊

楊尊菴曰即無
朕之宰無形之
君乃無物之物

諸子彙函

卷二

莊子

齊物論

早

道通為其分也成也。夫物或此一為其成也毀也。我之所謂成而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成。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唯達者知通為一是為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夫達者無滯于一方故忽然自忘而自適得而幾矣。幾盡也至理因是已。達者因得也。而不知其然謂之道。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因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

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夫達者之于豈于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莫之偏任故什是之謂兩行之是天下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慮也。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雖未都忘猶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

歸震川曰有作
為便有成就無
作便無成就

王鳳洲曰齊成
膏

忘彼此之是非彰也。道之所以虧也。無是非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虧則情有所偏而
釋私玄同。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
乎哉。有之與無斯。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
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夫聲不可勝舉
也。彰聲而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
者。昭文之鼓琴也。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
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
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幾盡
三子者。皆欲辨非已所明。以明之。故知盡。皆其
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

楊升菴曰公孫
龍言堅白石三
可乎曰不可曰
一可乎曰可本
此

盛者也。故載之末年。不爾早困也。唯其好之
也。以異於彼。言此三子唯獨好其好之也。欲
以明之。明示眾人欲使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
堅白之味終。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而其
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昭文之子又乃終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此三子雖求明
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也。若是而不可謂
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
成乎物與我無成也。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
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已而
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

傷升菴曰是字
彼字一篇血脉

今三子欲以已之所好。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
明示於彼。不亦妄乎。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夫聖
我者也。故滑稽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悅懣怪。則
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
是則已。不用干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
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
從之。寄之自用。則用。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
雖萬殊。歷然自用。明。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
與彼無以異矣。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
我以無爲是。而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
是非不同。亦固未免于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
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
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

王鳳洲曰齊有
無

三鳳洲曰推之
又推明之又明
直道到頭直窮
到底

遣之又遣之。以至無遣。然後雖然請嘗言之。
至理無言。言則與。有始也者。有終。有未始有
類。故試寄言之。始也者。謂無終始。有未始有始也者。
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
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
有無也者。有無而非好惡。猶未離懷。有未始有無
也者。猶未離懷。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
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今我則已
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有謂矣。
有謂矣。即復有謂。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

歸震川曰始終
數也有無象也
無象無數浩浩
綿綿秋豪象微
殤子數短殆無
幾近故稱久大

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
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夫以
對則形太。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其
極。則形大未為獨小。其小而不為不足。苟各足其
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為不足。苟各足其
矣。若以性足者。非大則雖大山亦可稱小矣。故曰
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大山亦可稱小矣。故曰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大山為小
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
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
得。斥鷃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
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
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又何則。天地之既已為一
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既已為一。

李卓吾曰意旨
以至一足以濟
無數矣而不知
衆數之爭起于
一也。構思未聞
儒家有此

矣。且得有言乎。萬物萬形。同于白。得其得。既已
謂之一矣。豈得無言乎。夫名謂生于不明者也。
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一。與言為二。二與一
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夫以
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
又。一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
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
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
言而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
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無適焉。因是已。各止
三。况尋其未數。其可窮乎。無適焉。因是已。各止
所能。乃夫道未始有卦。冥然無言。未始有常。此
最是也。

揚用修曰。莊子
道未始有卦。為

是有有眇也郭
注言道無封故
萬物得恣其分
域妙得莊卡

王鳳洲曰齊物
論

言之故是為是而有眇也。道無封故萬物請言
其眇有左有右。各異有倫有義。事物有宜有分
有辯。羣分而有競有爭。對辯曰爭此之謂八德
略而判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六合之
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
若論之則其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六合之內
也故不論其外而人吟同于自得也。六合之內
聖人論而不議。陳其性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
人議而不辯。順其成迹而擬乎至富之極故分
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事物物自別而

卓吾曰言道
之至極在不知
不言不辯乃為
至道故先言五
六以明至道無

欲由已以分別之者曰何也。聖人懷之。以不辯
不見彼之自別也。聖人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
也。不見彼之自辯故夫大道不稱。付之自稱大
辯不言。已自大仁不仁。無愛而大廉不廉。足者
物之去來非我也。大勇不忤能無往而不順故道
昭而不道。此俱失矣言辯而不及。不能及仁
常而不成。物無常愛而廉清而不信。激然廉清
非真勇伎而不成。伎逆之勇天下共疾五者固
廉也。而幾向方矣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
而幾向方矣。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

李卓吾曰知句
此篇第一要語
天府萬理之所
會不加不損者
也

歸震川曰達斐
聖未深但當

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莫鳥耳雖希翼
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
彌失故齊物而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者皆性
偏尚之累去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者皆性
分之外也故止于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
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浩然都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而不知其所
田來自然無迹此之謂葆光其光不弊也故昔
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脗胥敖南面而不釋
然其故何也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
自怪之問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
以起對也

以明德普照不
必分別而伐之
也十日者連句
日明光照目通
言久昭非日體
有丁

之所安無阻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
出萬物皆照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而況德
之進乎日者乎夫日月雖無私于照猶有所不
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
神解耳若乃物揚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近幽
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齧缺問乎王倪曰子
彼無下當而我無下怡也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
而彼我莫能相正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
乎知之若自知其不能任羣才之自當然則物無
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無不在矣雖然嘗試言

諸子彙函

卷二

莊子

齊物論

四

又轉雖然嘗試
言之此皆轉換
妙處

王鳳洲曰齊從
末

王鳳洲曰齊色
相

之。以其不知故未敢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
知邪。魚游于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
知非于轉九而笑蛭蛻者復為不知矣夫蛭蛻之
合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庸詎知吾所
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直是不且吾嘗
試問乎女。已不知其正故試問汝民淫寢則腰疾偏死鱗
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援猴然乎哉三者孰
知正處。此略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藟
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
主無援偏但以爲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嫱麗

歸震川曰是非

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
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略舉四者以明天
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自我觀之仁義之
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自我觀之仁義之
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彼者或
害于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
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未
不知故猶嫌至人當
知之斯懸之不解也王倪曰至人神矣。無心而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
風振海而不能驚。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
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

然無薑介。若然者，乘雲氣，非寄物而行，騎日月，有于宵中也。而遊乎四海之外，夫唯無其知，而任天，夜生也。而遊乎四海之外，夫唯無其知，而任天，死生也。而遊乎四海之外，夫唯無其知，而任天，窮也。死生無變於已，與變為一體，故而况利害之端乎？愈不足以介意。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務自來而理自應，不就利，不違害，無所達就，不喜求，求之，不喜，不緣道，獨至無謂，有謂，有謂，無謂，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而遊乎塵垢之外，性皆塵垢也。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

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于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行，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予嘗為女妄言之，故試妄言之，浪也。女以妄聽之矣，若正聽妄，其大言故亦以早計也，故亦旁日月，挾宇宙，以死生為晝夜，旁此大言鄙之也，忘聽之何。

矣猶言尔何不

王鳳洲曰齊生

物為一體校為其脂合置其滑滑以隸相尊以
宇宙之譬也為其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滑紛亂莫之能正各自
是于一方矣故為脂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
言委之自爾也脂也眾人役役非之境也聖人愚
然無波際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純也夫舉萬歲
而參其變之貌而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休
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也然直往而與
變化為一變而化而常遊于獨者也故雖參
億載于殊萬異道行之而無物萬物盡然無物
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萬物盡然無物
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萬物盡然無物
而以是相蘊也蘊積也積是于萬歲則萬歲一
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如也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
彼我勝負之所如也

李九我曰冒昧
一時悔後日
人情大抵如此

諸子彙函

卷二

莊子

齊物論

莊子

邪。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子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少而失其故居名為
于所在而不知歸于故鄉也。焉知生之非麗之
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麗之
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
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
泣也。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則不
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蘄求夢飲酒
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寤寐之事
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
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于各得所願一也。則

唐荆川曰：變幻如此，以後章法俱奇。

李卓吾曰：死生為一條。

何係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夫夢者，乃復夢中志也。寤而後知其夢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且者，也。寤而後知其夢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夫大覺者，聖人也。皆未寤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信一家之偏見。丘也與女皆夢也。未能忘言而可謂固陋矣。丘也與女皆夢也。神解故非大也。子謂女夢亦夢也。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是然自以是其言也。其名為平詭。夫非常之談，故為覺哉。

王鳳洲曰：亦是井。

故謂之平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而不識其解。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言能蛇然無係而玄，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而皆其或是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辯對終日，雖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

焦弱侯曰透下
再作一重藏

傷升菴曰天倪
承上彼字來上
又彼字即天倪
也

我矣惡能正之同故是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
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異故相非耳使
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
之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
而信非其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是其所同
者生其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
也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
邪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何謂和
之以天倪天倪者自曰是不足然不然若果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

王鳳洲曰齊動
靜

王鳳洲曰齊形
景

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是非然否彼我更
和之以天倪安其自自然之化聲之相待若其不
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
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
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自然之
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忘年忘義振於無竟
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故寓諸無竟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
也至理暢于無極故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
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罔兩景外景
曰吾有待而然者邪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
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

陸貞山曰一篇
議論已盡乃以
二喻作結然不
然即前篇待彼
之喻也

責其所。以哉。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若責其所待。則尋責無極。卒至于無。吾待蛇蚺蜩翼邪。蛇蚺待而獨化之。理明矣。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爲難識也。今惡識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以然惡識。所以不然。形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于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

王鳳洲口占
寒

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而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于外。喪主于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自快得意。不知周也。及其夢而不知周。則真殊死下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故稱覺耳。哀死者誤也。未必非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夢也。今之不知胡蝶無異于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

李卓吾曰未句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欲令人于此參究

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必有分矣。夫覺夢之分無異于死生之辯也。今也此之謂物化。夫時不暫停。而其分定。非由無分。異于此而勞心于其間哉。方為此生。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于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歐陽公曰：莊子文字快活。似其為人不在深思曲說。但通大意。自是開發無限。王介甫曰：齊物論其微意。正欲以不齊齊之。求其齊。乃不可齊矣。諸君子所以失者。以其

齊也。

劉須溪曰：或謂莊子欲齊物論。非也。欲齊則愈不齊矣。不是齊。他物論是自看得他物論。原自齊。看得齊。則心平。心平則無物論矣。物論謂指戰國時學問亦非也。天地間自有人。我即有是非。從堯舜事業六經議論戰爭興廢。出處成敗死生。皆是是非也。身外無第二物。切於此矣。此不足動。皆不動矣。故齊為上。楊用脩曰：內篇之文繁而美者。齊物論簡而

及於此矣此不以通者不博矣姑存之
 刻出其文則與主君共其非也
 外明林長非外黃校事業六縣歸備彈事
 備歸計輝因却學問有非也天與問自亦人
 氣自西亦林亦與心平少平則進少信夫
 愈不齊矣不具齊也此篇吳甘言得此
 隆慶吳曰此篇與于齊齊此篇非也
 齊世公不可齊矣此篇與于齊齊此篇非也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

莊子

天舉重攜
輕而神氣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

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至當爲一故刑名遠已而全

歸震用曰督下也養生之道只是處下不爭下氣乃養親事

李卓吾曰分明盡出个宰牛

理在緣督以為經順中以可以保身可以全生
 身也也可以養親養親以適可以盡年苟得中而冥度則事非求過分蓋全
 理盡年而巳矣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
 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
 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開解盡篇法文惠君曰謩善哉
 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
 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
 進乎技矣直寄道理于技耳始臣之解牛之時
 所見無非牛者未能見其理間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

歸震川曰神如刀刀必以虛養

歸震川曰患難拂逆

諸子集注

卷二

莊子

養生主

五

也理間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與
 會官知止而神欲行司察之官察依乎天理橫
 也批大郤有際之處因導大窾節解窾空因其
 固然刀不技經肯綮之未嘗技之妙也常游刀于空未嘗經綮于
 微窾而况大軋乎軋大骨良庖歲更刀割也
 也不中其族庖月更刀折也中骨而今臣之刀十
 理間也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砥
 石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
 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

歸震川曰虛

歸震川曰介雖人與其是定

刀刃若新發於硯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為
交錯聚結為族怵然為戒視為止不復屬目行為遲
徐也動刀甚微誅然已解得其宜則用力少如土委地
理而無刀迹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
若聚土也逸足容豫善刀而藏之拭刀而文惠君曰善哉
自得之謂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以刀可養故公文軒
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偏別元
與其人與也犯其所無奈何天曰天也非人也天
之生是使獨也偏別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

歸震川曰安命

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人之貌
內困而形駭外弊矣豈直偏別而已哉有與也
而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
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不斲畜乎樊中斲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
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神雖王不善也始
又何求于入籠而服養哉也神雖王不善也始
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雖心神長王志氣
盈豫而自放于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人弔亦號弟子
曰非夫子之友邪怪其不倚戶視曰然然則弔

婦震川曰哭者不寢

李九我曰咍皇李本老子此竟則別便是駁刺差解孔子張本

婦震川曰夫子即老子道形尸解之說

焉若此可乎曰然至人無情與衆號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人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嫌其先物理上往故致此甚愛也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天性所受不可逃也古者謂之遁天之形感物大深不止將馳驚于憂樂之境雖楚幾適來夫子時也自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遁來夫子時也自也適去夫子順也死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夫哀樂生于失得也今玄適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爲一

焦弱侯曰按佛典有解此者云火之傳于薪薪神之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薪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于一生便謂神清共喪沈暗火窮十一本便謂終期都盡可乎此其說亦甚精矣

昔子之其自

卷二

莊子

養生主

卷三

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古者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謂是帝之縣解也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生之指窮於爲薪火傳也窮盡也爲薪猶前薪要也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不知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其盡也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陸龜山曰逍遙一篇子思所謂無人而不自得養生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楊用脩曰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言鼓刀之音

節合拍也。乃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于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于音者，樂何曾亡哉。

○○人間世第四

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苟其累也。

莊子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

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而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

不見其過。莫敢諫也。輕用民死。輕用之死者以國量。

乎澤若蕉。蕉，數視之若草芥也。民其無如矣。

無所依歸。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

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

劉須溪曰：看此高出顏子口語，不過三十字，便是誼至懇惻。

楊升菴曰以我之善攻人之不善則有好名之累故不行

尼曰。謫若殆往而刑耳。其道不足夫道不欲雜。宜正得雜則多多則擾。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擾則憂憂而不救。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也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于羣才功各歸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于暴人之所行也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德之所以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名也者相軋也。知之所以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惜無非名善也。

茅庵門日終言欲化人不宜自見其美

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夫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與。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夫殺人夜光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彊以仁義準繩于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于天地。不爭暢于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命之曰蓄人。蓄人者人必反蓄之。信受則會與已爭。若殆為人蓄夫。且苟為悅賢而惡名而反害之。

陸賈山曰彼必乘汝之弊巧辯以求勝汝于此時必為所困

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君則不苦無賢臣故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關其捷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拒諫飾非也而目將災之其言辯捷而色將平之異于彼也口將營之自救解容將形之心且成之乃且釋也彼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未信而諫雖厚為害且昔者桀殺關

滅

歸震川曰此引証必然取禍

王介甫曰已極言之又從容性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圉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比干非其事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不欲令臣有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夫暴君非徒求名也其欲乃復名而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衆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正其形而勉

復文字之妙處

而一言遜而則可乎曰惡惡可言未可也夫以陽為

充孔揚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于內朱色不定

傷升卷曰以德感之則不且信故亦不行

喜怒無常常人之所不違其之因案人之所感以求

容與其心大頑強之甚人以求快事感已已陵藉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言乃少多

無回降將執而不化故守其本意也外合而內不訾其

庸詎可乎外合而內不訾此未足以化之然則我

劉須溪曰看他許多心力設為三樣委曲發明備盡人事歸震川曰然則一下乃回之言

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此三條也內直者與天

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

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

邪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若然者人

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依乎天理推已性

也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蹠曲拳人臣之禮

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

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外形委曲隨人成而

上比者與古為徒成於今而其言雖教謫之實

也雖是常教有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

直不為病寄直于古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

楊升菴曰三者皆有心于求合故亦不行

歸震川曰言雖石敦實是切謫但係稽古非我日造

秋見素曰師心一字為下文心齋張本

莊子曰天有九六云曰天陽天赤天朱天成天幽天玄天變天鈞天

則可乎仲尼曰忘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當理而張三條以政雖固亦無罪雖未弘大亦之與事不冥也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罪則無矣猶師心者也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夫有其心而為易之者誠未易也易之者皞天不宜以有為為易之者誠未易也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異端而無聽

歸震用曰返聞即觀言大士圓通也

羅一峰曰聖人教人應世只是普物無心如顏子所稱皆有心也故終之以虛字

胡稚參曰無所不廢樂也此使是應世要訣

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虛其心則至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道集于懷也未使心齋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心齋之故有其身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放心自得之場入則鳴不入則止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强應也無門無毒物使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一宅而寓於不得已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

蘇東坡曰此妙語難可別喻至於無行地則絕迹不足言矣

歐陽脩曰何等章法

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則幾矣理盡絕迹易無行地難能也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信不可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得也為人所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得者粗故易欺也至于自然之報細故難偽也則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者虛室生白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吉祥止止夫吉祥之所集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止于當

趙浚谷曰此亦前章虛心應物之義

歸震川曰以上格心

不會于極此為以應坐之日而馳驚不息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遠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言物無貴賤未有不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謂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為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自而求離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于內耳目竭喪于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

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

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重其使欲有所求也齊之待使者

蓋將甚敬而不急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匹夫猶未

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

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夫事無小大少有不以

成爲懽者耳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

患矣夫以成爲懽者不能成則必有人道之

陽之患人患雖去然喜懼戰于胃中固已結冰炭于五藏矣若成若不成

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成敗若任之于彼而莫足以患心者

何叔立曰言事無大小鮮不道以懽而成者若不能得其懽心則事故不成不成就使不稱職而人道之患將及其身成則思慮煩勞將使氣鬱而血不暢故

陰陽之患隨之

唯者有德吾食也執粗而不減饔無欲清之人對

而不思涼明其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

熱與所饌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爲吾未至乎事之

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

患是兩也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爲則恐懼結于內而刑網罹于外也

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

命也不可解於心自然結固不可解也臣之事君義也無

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千人聚不以一人爲主不

陸賈山曰下安字是答陰陽之患

湛甘泉曰先定
心脉又曉世情
則可以出使

延南漢曰立言
正之義理精詳

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
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
是之謂大
戒若君可逃而親可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
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
忠之盛也自是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
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知不可奈何
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
為命而不施心于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
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
無往而不適而况君親乎
為人臣子者固有所
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通故任之則事濟
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
也又何用心于有心哉
何暇至于悅生而惡

唐荆川曰知命
不可逃則無陰
陽之患知傳言
有法則無入道
之患

陸貞山曰一句
答天事之患

死夫子其行可矣
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
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
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
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信近者得接故以其遠則必
忠之以言
遙以言
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
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
易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也
溢過也喜怒之
言常過其當也
凡溢之類妄
嫌非彼言以
妄則
其信之也莫
莫然
莫則傳言也殃
就傳過言似
有疑則傳言者橫
以輕重為罪也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

楊升菴曰天下
善終者少始焉
善者其後卒以
不善繼之況始
不善乎

王鳳洲曰作事
莫先于言行可
思

濫言則幾乎全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
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本共常卒乎陰情至
也也大至則多奇巧循理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害彼尊卑有別常卒乎亂湛涵淫大至則多奇樂流
縱橫無旅酬有次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
簡其將畢也必巨夫煩生于簡事起于言者風
波也行者實喪也夫言者風波也故夫風波易
以動實喪易以危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
蕩可故忿設無由巧言偏僻夫忿怒之作無他
定也

陸貞山曰先言
處世之難後告
以處世之術

昔文音曰乘物
二句猶前章八

失當貴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
譬之野獸楚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刻
而氣息不理弗然暴怒俱生宛疵以相對之刻
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刻核太精則鄙吝心生
而不自觉也故大人蕩然放物于自得之場不
苦人之能不竭人之交可全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
所終苟不自覺安能知故法言曰無遷令實也
無勸成在其過度益也益則非遷令勸成殆事
此危殆美成在久美成者任其時化惡成不
及改彼之所惡而勸疆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

則鳴不八則止之意

遊心寄物以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任理之必

之符全矣斯

接物之至也何作為報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

歸震用日以上

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直為致命最易所以

傳命

顏闔將傳衛靈公大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

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

有方則危吾身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其知

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罪責于民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聞

而不自改

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反覆與會俱形莫若

莊子山曰通章

所意是權變權

術莊子蓋言明

子權者不以物

害已也

有齋室僕緣

則缺銜毀首碎胸掩其不備故意有所至而愛

有所以可不慎邪

物道順之際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

不可不慎也

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

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

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

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

識玉耳

初識馬下和

有為舟五句猶

不為不大且壽

三豎盡散材幸

豫章子青駭目

南齊書曰柳梓

折

者子集目

人無後美德無
犯怒心

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夫螳螂之
美也以當車轍故非敵耳今知之所無戒之憤
奈何而欲疆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
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積汝之才伐汝之
道之友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
殺之之怒也恐其因有殺不敢以全物與之為
其決之之怒也心而遂怒也時其饑飽達
其怒心怒知其所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
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順理則異類生愛夫愛馬
者以筐盛矢以振盛溺逆節則至親交兵夫愛馬
者以筐盛矢以振盛溺矢溺至賤而以寶器適

楊升菴曰此雖
涉世之術亦重
以實用為用

王介甫曰前見
之夢已奇又庄
診夢一段從容
不竭

王鳳洲曰看他
頓挫

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若有用且也若
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
人又惡知散木以戲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
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猶嫌其以為社自榮曰
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社自來寄耳非此以為
不知已者詭厲也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已不
為社者且幾有翦乎本自以無用為用則雖不
害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彼以無保為保而
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
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為

木 醒

錢錫離曰商丘
不與梯肚之
謂曰謂一律而
匠伯子其正可
謂同道

而羣才自適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南伯
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
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
將庇其所賴其枝所蔭可子綦曰此何木也哉
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
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
棺槨子九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配
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
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天子不材于百
官故百官御其
事而明者為之
視聰者為之聽
知者為之謀勇
者為之材夫何
為哉玄默而已
而羣材不失其

子曰材之
思由用者多不
材之無用也至
者眾此材者其
廟犧之錦乎不
材者其洩尾泥
中乎

楊豫菴曰見汗
病之人難以從
祝為巫祝

者之真目

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
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宋有荆氏者
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斲之
三圍四圍求高明之麗者斲之七圍八圍貴人
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斲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
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有材者木
故解之
能無惜也
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
不可以適河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
妙選驛具然後敢用此皆巫祝
以知之矣巫祝于此亦
知不材者全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
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
所謂祥
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

莊子 人間世

王鳳洲曰好形

李卓吾曰只數句頓挫起伏抑揚無限雋永

歐陽公曰倒論語二句更明

弗用也彼乃以不詳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臂為脅挫鍼治解足以餬口鼓箠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懷管於其間

無用故不有竄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役故不任作

賜則受之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神人無用于物而物各得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

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孔子適楚楚狂接

與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當順時直前盡

乎會通之宜耳世之衰盛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趣當盡臨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

道聖人生焉

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

遺成而不敗亂自求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生故忘生而不死

福輕乎羽莫之

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

前顧

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

知載

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

不能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

于分此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

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非聞也故夫福

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馮毛之

諸子叢刊

卷二

華

人間世

七

楊升菴曰地字
明是意猶飽瓜
不覺其重也
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
重禍重重而莫之知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
避此世之大迷也

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
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崖傷
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知
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
之至重此甚禍重乎地莫之知避雖舉其性內則
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鎰銖有不勝
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
重禍重重而莫之知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
殆乎畫地而趨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
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
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交
同彼我泯然與天下迷陽迷陽無傷吾行猶亡
為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迷陽無傷吾行猶亡
陽也亡陽任獨不蕩于外則吾行全矣天吾行
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

御曲無傷吾足

曲成其行

山水自寇也膏火自

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
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
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
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俛然不覺之在身
也

林慮齋曰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

此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

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
會事

